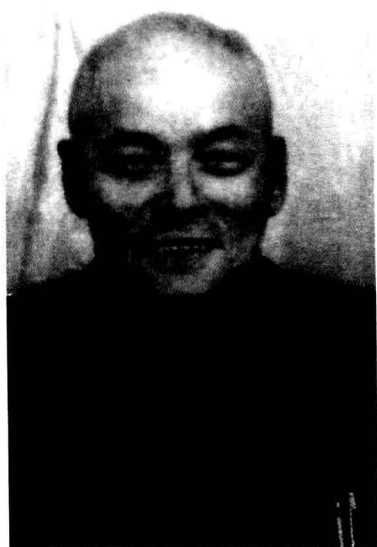


小閣廬詩集

石峯署

小閣樓詩集

丁丑春何叔惠署



徐又陵先生遺象

小閣樓集序

明正德九年，泰和王改齋先生，以編脩言事，謫丞三河驛。三河山川奇秀，宜有高人韻士出乎其間，顧當日人文仍闕，先生至，聚徒講經校藝，猶力倡韻學，詠雅歌詩之聲，迺常聞於鴛鴦水畔，風氣既開，光華斯燁，而賀毅甫蒲蘭簾接武起矣。毅甫擅吏才，其詩更與饒三溪相頡頏。蘭簾善為詩，復以興文教為己任，故邑志稱為三河一方斯文鼻祖，流風衍播，泉石俱韻。迄崇弘隆永，變亂紛乘，匯川風雅，寢呈蕭颯。清順治初，吳少帥順恪，白黃岡移鎮三河，吾邑俊髦若曾日省陳本一游定海

饒寵偉輩，咸羅致幕府，華亭徐闇公，予鄉梁霖海，鵬湖羅禎卿三先生，猶數禮迎鈴閣，順恪治軍餘暇，詩酒高會，元功遺逸，騷客鴻儒，戛玉鳴球，大振雅音，彼胡史閨秀，亦嫻吟詠，盛可知焉。爾後嬗遞終於有清二百餘載，名儒循吏，繹聖詞宗，項背相望，如徐曉巖張丹崖林海岩范如蕉，饒次駿謙谷兄弟，徐叔皋仲允兄弟，范肅公蕙香父女，卓然為一方冠冕，此其著焉者也。鼎革後三十年間，老師宿儒，殂落殆盡，風雅又告式微，雖有饒子愛荃，曾子夢生籍雅喬梓支柱其間，已是公長之慚。洎饒曾戢景，餘韻幾沫，則又陵徐君，翬然獨鶴唳陰那之

巔，拾隳緒以恢弘聲華。君瑋質秉靈，清姿毓淑，方冠經史已具根柢，詩尤迥異凡響，及壯應聘典中山大學機要，制作茂美，有聲於時，予時任廣東通志館纂席，志館附大學，爰是忝為同事，嗣君膺簡擢分司民部，予持節綏靖粵東，尋改督察嶺東行政，奉召議政南都，承君邀晤郎署，適欄外雨雪蜚瑛，庭前素梅綻玉，而君則精神俊爽，丰度清標，裘帽歡叙，悅坐含香，予亦幾忘自身為骯髒吏，南歸逾月，拋官禮神齡純公，受灌頂，習靜江樓。君尋出備吳藩顧問，轉筦靜海軍樞務，乙酉之歲，予笠杖赴浙東，君則西適桂南，戊子，予從錢塘來九龍，賃地數

弓，營巢以棲，旋君亦來，假寓芙蓉山竹林禪院，僧舍掩關，讀釋氏書，一垸之隔，鐘磬聲隱約可聞，重逢之下，互傷陵谷，方人論世，愴也何如，一日，君出示所作小閣樓詩，並屬為序，受而卒業，其聲調蘊藉，則似藥亭，抒鬱陶則似獨漉，寫感慨則罔怨尤之語，而隱涵無量悲智，則似翁山，絕句清麗，竟跨漁洋之樊，而進窺其堂奧，即輓近義招人士所推稱楊孟瞻西巖詩鈔，饒曼唐之桐陰詩集，猶允與鼎足而無遜色，溯君少學詩於饒子愛荃，于二曾為晚輩，今且越饒曾而上追蒲賀，古所謂青出於藍後來居上者非歟，矧詩中意境新闢，屏去腐舊纖俚之

詞，謚誠今之孝穆也，又陵豈自詡哉豈自詡哉，巢居儻父，陡聞簫韶，其膺懷暢服，匪言可喻，今將重有扶桑之行，謨此塞責，并志念年來兩人離合因緣云。

昭陽單闕之歲冬十二月既望饒平陳光烈梅叟序

於古東官郡大帽山陽荃灣之鵠巢時年六十有七

[illegible]

小閣樓詩集序言

丙子冬月，徐淦世仁兄，奉其尊人又陵先生小閣樓詩集相示，言擬重付梓人，藉傳家乘。世兄孝思不匱，聿修厥德，足以為末世典範。余展卷諷讀數遍，因有所感焉。

又陵先生，德學兼優，靜默修潔，不與世俗浮沉。南來後棲心象教，依曇鉢上人習密法，是儒佛同參之君子丈人，與余雖屬忘年交，而提撕誘導，如誨其子弟然。中心藏之，未嘗一日忘也。

先生之詩，尊唐融宋，含英咀華。進退師於一心，總持及乎千載。已

於陳梅叟序中見之矣。至其裁翦斷制之精，錘句鍊字之審。昔人言撚髭三日，於先生有之乎！爰擷集中七律若干連語，錄而出之，藉資表曝：并致敬誠之意。如：「信知飛燕重來晚，無奈落花一往深」。「吾道不孤三友澹，禪心獨對一燈寒」。「一般色相原虛幻，數點天心自本真」。「薄命支離同一慨，餘生哀怨總難言」。「詩病最難安一字，心空何處著多愁」。「靈雨春愁欺病客，青衫紅淚濕斜陽」。「一時悲喜言難盡，多病呻吟恨可捫」。「四壁雲山開病眼，一樓風雨入秋心」。「孤注祇應天共盡，偕亡孰計死能逃」。「運否何勞薦福字，時艱不作

送窮文」。「辯堅同異初非異，道尚無為己有為」。「馬周作客將何適？王粲依人總未安」。「忽忽百年如過鳥，悠悠一夢了封侯」。「肝膽尚餘家國淚，死生休問海桑塵」。「偶來山鳥欣相語，靜對風蘭淡不言」。「花瘦一簾人共悴，月明千里夢相違」。「不辭岑寂依寒日，猶得從容送夕暉」。又「荔子紅甜三百顆，我來飽啖及芳時」。憂國傷時，櫻心鏤骨！纏綿悱惻，哀樂無端！雖勺水半鱗，亦足使讀者掩抑低回，莫能自己。先生之學養之深且廣，可見微而知著矣。

遠溯庚寅冬月（一九五零）余與先兄晴和避地海隅，寄寓荃灣芙蓉山

竹林禪院。毗鄰湯雪筠，徐又陵，葉伯平三子，彼此以身世遭逢相同故，苔岑之契，聲氣之求，每於月明之夜，涼吹滿山，風搖篁竹之聲，與幽蟲互為應答。吾人或敷坐磴上，或負手沈吟。俯仰之間，幾忘己身之所在。屈指於今，已歷四十八寒暑，而三君子與先兄俱作古人，余亦已臻耄耄之年矣。雙袖龍鍾，撫今念昔，可堪黃公酒壚之痛乎！是為序。

一九九七年歲次丁丑春莫順德何叔惠拜序

自序

吾師閣樓陳先生，家中庋藏古今中外圖籍凡五百萬冊，博聞強識，識解閎通。三餘之暇，嘗侍側請示其生平所見，則莞爾笑曰：「好讀書，不好著書；薄今人，亦薄古人。」持論甚高，復乎不可及！

近十餘年來，吾於誓墓辭榮之後，違難海隅，初以羸疾，養疴芙蓉山竹林禪院，讀釋氏書，從曇公習密乘法海，教外別傳，不立語言文字，為其障道故也。向所研習詩藝古文辭，幾廢不復觀；旋遇故交鷗巢老人陳梅叟先生，江南詞客葉伯平先生，往還水雲風竹之間，又復商略

文字作消遣，梅叟屬序鴻冥集，序之，葉丈屬和揚州懷古詩，和之，結習未除，酬唱漸多，乃就記憶所及，信筆編錄，竟成小閣樓集一卷，亦請梅叟序之。掃愁之帚，聆癡之符，坐香面壁之餘，聊自怡悅，非敢云著作也。

爾後，移寓元朗紅棗田邨，陳君俠游，因伊叔鏐公之介，來書訂交於數千里外，詩筒往復，結契於語言文字之中，乃嗜痂成癖，特喜小閣樓集，屢致書敦促付梓，藉慰存念；并邀鍾老先生叔姪相助，遠惠美蚨數百金，以資印行，吾於此重有感矣！

憶少日束髮受書，就讀於林公用三，曾公夢生，饒公愛荃之門，粗諳經史綱要，詞章義法；及壯宦游，隨侍闈師二十年，博涉諸子百家，及向所未見之書；而屢經世變，轉徙遷流，論語燒薪，玄文覆瓿，所有私藏圖籍，及海內宋元孤本，散失殆盡；舊稿有白下、吳門、靜海諸集，亦復蕩然無存，今視此區區小閣樓集，不過偶爾吟詠性情，保留書生面目，或可為親友知交，略資談助，聊博一笑也乎！

丙午中元節鴻城又陵徐世清序於香江龍風台

--	--	--	--	--	--	--	--